

一场跨越世纪的红色寻亲之旅

文/图 本报通讯员 周声赫 史兆强
本报记者 刘庆功

“真是太感谢了！八十年了，在你们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姑姑的安葬地。”近日，一面写有“不辞劳苦成功寻找失联八十年的烈士亲人”字样的锦旗被送到了莘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潘怀省手中。陈来锁老人颤抖着紧紧握住潘怀省的手，激动地表示感谢。

贫寒农家走出的革命烈士： 弃教入党，热血洒在抗日战场

陈来锁老人的姑姑陈会民，1921年4月出生在莘县俎店镇陈集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，少年时在范县（今莘县古城镇）居住，靠亲戚的支持上学读书，从范县联立乡师毕业后，在范县任小学教师。

1940年深秋，年仅19岁的陈会民放下粉笔，望着窗外逃难的乡亲，攥紧了拳头。她是村里唯一的“女先生”，教着30多个娃娃，可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书声。一天夜里，上级联络员悄悄找到她：“鬼子要清乡了，得有人组织群众转移。”陈会民没犹豫，连夜把教室改成临时联络点。她教妇女们认字，带着青年们往柴房里藏手榴弹，连曾经调皮的学生都成了放哨的小哨兵。有家长劝她：“女先生，躲躲吧。”她笑着拢了拢补丁衣裳，说：“书教的是理，可国没了，哪有理可讲！”

1941年3月，她弃教投身革命，在范县抗日联合会任干事，带着乡亲们在地道里藏粮食、救伤员。有一次去敌占区做动员，她被汉奸堵在柴房严刑拷打。想着藏在发髻里的名单，她咬碎牙没吐一个字，直到联防队员摸黑救她出来。1942年春，她因团结各方力量、工作能力突出，被推举为寿张县抗日联合会主任。自投身抗日，她总见党员们冲锋在前，分粮时把最后一袋留给孤儿，突围时把马让给伤员。她把这些记在日记本上，常在油灯下翻看县委政委送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字里行间的“为人民”三个字，让她想起被烧毁的校舍、牺牲的学生，在心中暗自发誓：“若能入党，我愿像他们一样，粉身碎骨也甘心！”

1943年，陈会民站在党旗下郑重宣誓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老政委握着她的手：“从今往后，你不仅是抗日战士，更是共产主义的火种。”

陈会民把党员徽章缝进贴身的衣服补丁里，带领县抗联的妇女做军鞋，教姐妹们认“抗日救国”四个字，她说：“咱针脚密一分，战士们的脚这个冬天就会暖一分。”

当年深秋，300双带着体温的布鞋被送往前线，鞋里都夹着她写的字条：“党员在，阵地在。”

1945年春，日伪军突袭梁山馆驿镇，陈会民被组织安排前往参与行动。陈会民刚把最后一批伤员转移到地道，就听见村口传来哭喊声——还有30多个老人孩子没来得及撤离。

“跟我往芦苇荡里面走！”面对敌人嗖嗖掠过的子弹，她嘶哑着喊。

眼看乡亲们都钻进了芦苇荡，她忽然发现队伍末尾的小女孩掉了队。转身营救时，刺刀已逼近。她猛地把小女孩推向芦苇荡，用后背挡住敌人的刺刀，为乡亲们撤离争取了时间。

“快走啊！”这是她留在世间的最后3个字。日伪军走后，乡



在梁山退役军人事务局，工作人员与陈来锁等亲属座谈交流

亲们从芦苇荡里探出头，只见她倒在血泊中，那只曾握过粉笔、做过军鞋的手，仍保持着向前推的姿势。

就这样，陈会民在组织群众突围时不幸壮烈牺牲，倒在了革命胜利前夕。

两地部门接力寻亲： 往事明晰，让历史记忆不再蒙尘

作为陈会民烈士的侄子，陈来锁自记事起，姑姑的故事就浸在祖母的泪水里，成为整个家庭的精神支柱。陈来锁小时候趴在炕头，听祖母讲姑姑弃教入党、带领乡亲突围的往事。最让他难忘的是，祖母总说：“你姑姑牺牲前，总是想着怎么去救那些父老乡亲。”祖母也时常说：“以后条件好了一定要到姑姑的安葬地看看。”这句嘱托成为陈来锁沉甸甸的心事。



陈会民烈士证明书

上世纪80年代，村里修水渠，最险的塌方段没人敢上。陈来锁想起姑姑挡刺刀的模样，第一个跳下水渠。寒冬腊月，他泡在冰水里清淤，冻得嘴唇发紫，众人想拉他上来，他说：“我姑能为别人挡刺刀，我这点冷算啥！”

陈来锁的祖母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：“来锁，你姑姑还光着脚呢。”老人浑浊的眼里滚下泪。“那年她走时，我梦见她在野地里走，鞋都磨没了。”祖母哽咽着说，“你以后要是找到你姑姑，告诉她，鬼子打跑了，娃们都能念书了……”剩最后一口气时，老人的手仍指着村外的方向。陈来锁跪在床前哭着说：“奶奶，我一定会找到姑姑的！”

姑姑去世后，姑父唐家生（参加革命后改名唐光）曾去看望陈来锁祖母一家，并承诺以后会常来探望。

早年间，陈来锁曾致信梁山革委会，虽获知了姑父唐光居住在梁山馆驿公社武庄大队的信息，却因家庭生计奔波未能前往核实，这成了陈来锁的一个心结。

随着年岁渐长，寻亲的愿望越发迫切。“我刷手机时看到莘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起

的‘抖音寻烈士亲人’活动，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莘县退役军人事务局，没想到时隔80年真找到了！”陈来锁激动地说。

莘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接到求助后，迅速响应，与梁山退役军人事务局建立联动机制，对辖区内烈士信息展开细致摸排。两地工作人员依据陈来锁提供的“馆驿公社武庄大队”这一线索，即刻赶赴馆驿镇开展实地走访。

然而，馆驿镇现在并没有一个叫作武庄大队或者武庄村的地方。后来，工作人员查阅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行政区划档案，终于从一份泛黄的合并记录中查明：武庄大队后更名为武庄村，与邻村合并为双兴村。于是工作人员便前往双兴村进行寻找，当工作人员持“唐光”这一姓名逐户走访询问时，村民均表示未曾听闻，但当提起“唐家生”这个名字时，村里的老人都不陌生，根据老人的指引，工作人员终于找到了唐光的六弟唐家存。

工作人员从唐家存老人那里得知，唐家生即陈来锁老人所说的姑父唐光，而陈会民烈士的安息之地就在村东头，与唐光合葬在一起。至此，终于找到了陈会民烈士的安葬之地。

跨越时空的血脉重逢： 信仰赓续，红色基因在传承中永生

6月27日，在两地工作人员的陪同下，陈来锁携家人踏上认亲路。“相聚”现场，陈来锁跪在姑姑陈会民和姑父唐光墓碑前抽泣，80年的思念化作滚烫的泪水滴落在墓碑上。而与姑父唐光家属相见的那一刻，对先烈的追思与家人团聚的温暖相互交织。

据了解，陈来锁的姑父唐光在1946年被特务杀害，因此未能履行常去看望陈来锁祖母的约定。

这场特殊的重逢仪式上，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与烈士亲属共同敬献鲜花，向烈士鞠躬致敬。潘怀省表示：“找到烈士安葬地，是对历史的尊重，更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。我们将持续做好英烈褒扬工作，让每一位烈士都不被遗忘。”

莘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陈会民烈士的事迹制作成红色文化宣传资料，广泛传播其英勇事迹，让更多人了解这位革命先烈的感人故事。

此次寻亲之旅不仅让陈来锁老人圆了80年的寻亲梦，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红色精神的伟大力量。

如今的陈来锁鬓角已白，他常给孙辈们讲姑姑陈会民的故事，让姑姑的事迹和精神永远地传下去。